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九目錄

清正名臣

附　千戶龔遂榮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續藏書卷十九目録終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李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都御史顧公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爲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臨、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歛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去、　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

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　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卽對　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淸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衍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

縱姦究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鈌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瞪等二十人謫吏途東不達政體李益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瞪潛入京造詞胥人公又劾瞪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瞪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掲奏公受隷金私遣歸　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容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閲

奏謝曰事有之頗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蒭咸資之隷遣隷隷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葢自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 上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 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 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

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
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
行法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
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
是有師逵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
羣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
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逵起太學生歷御
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歷兵部右侍郎改吏
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歷南京戶部尚書兼

領吏部,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班,洪武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獄數年,左遷遲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爲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舊衣乾除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雞見者皆驚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遭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

善公既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
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
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
公亦病請致仕　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
不可強與致仕及陛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
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　上賜金爲道路費
公去　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

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屛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皷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册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死 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三年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爲眞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

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詞嚴義正）茂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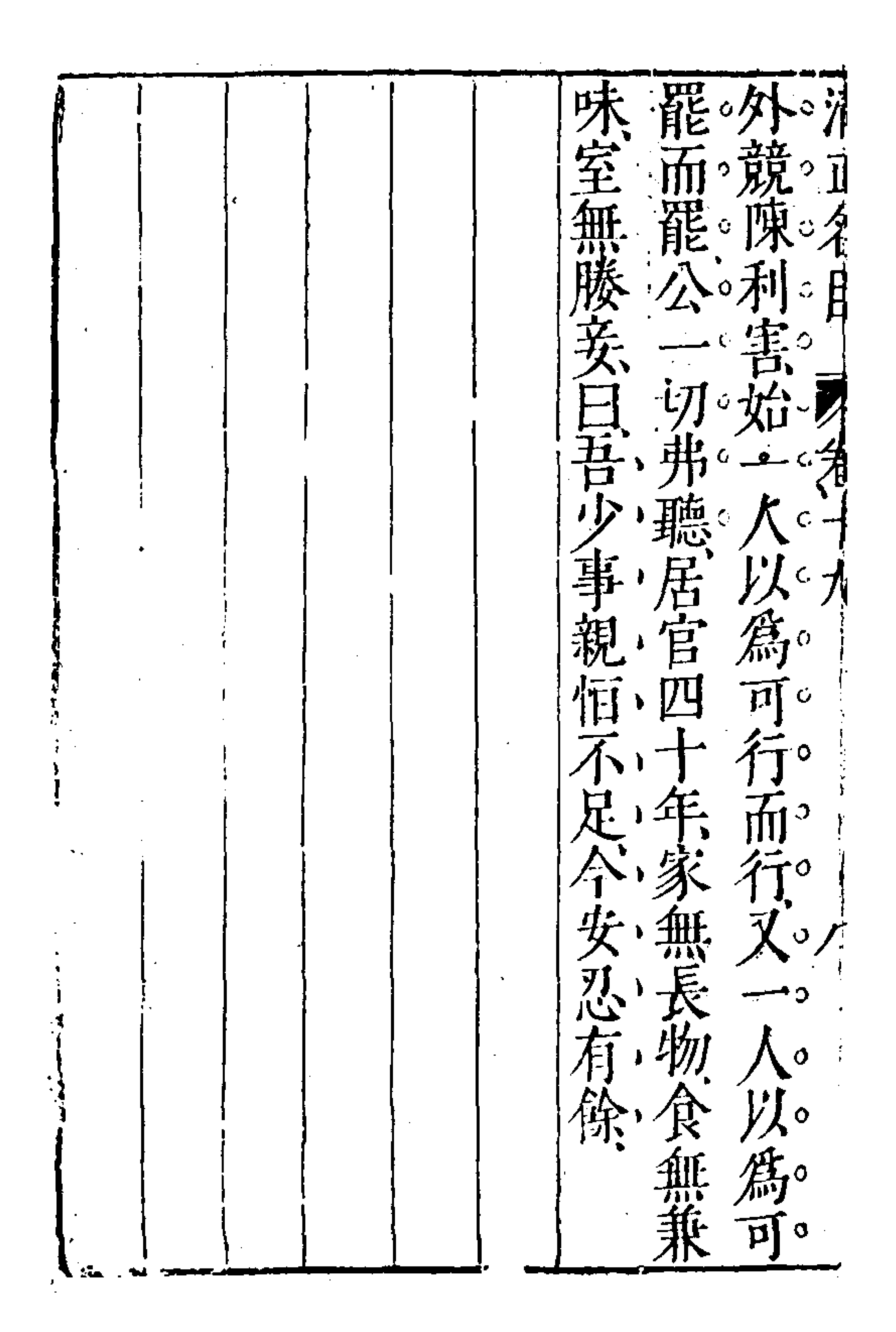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獻陵監國時列上漢府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暴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覓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濟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己子

許死兒子言妾子非許子遂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兒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國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任　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尚書頗以怨言　聞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事天順初　使交南還陞右侍

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治河河南錄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猺改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即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十六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遂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



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名祭酒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　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搆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　獻陵初卽位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脅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 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時祭酒缺西楊欵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邪程雲南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在翰林袁忠徹戈二人並列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觀魁梧公貌稍瘦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為賻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為罷市又明年闈北狩北面頓首號

慟上疏言遜將練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祚初以進士仕永樂時爲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咄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幷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叅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名祭酒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十餘人再選留曾棨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 上時臨試易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

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脣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中雪卽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淸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尙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寵輒留公再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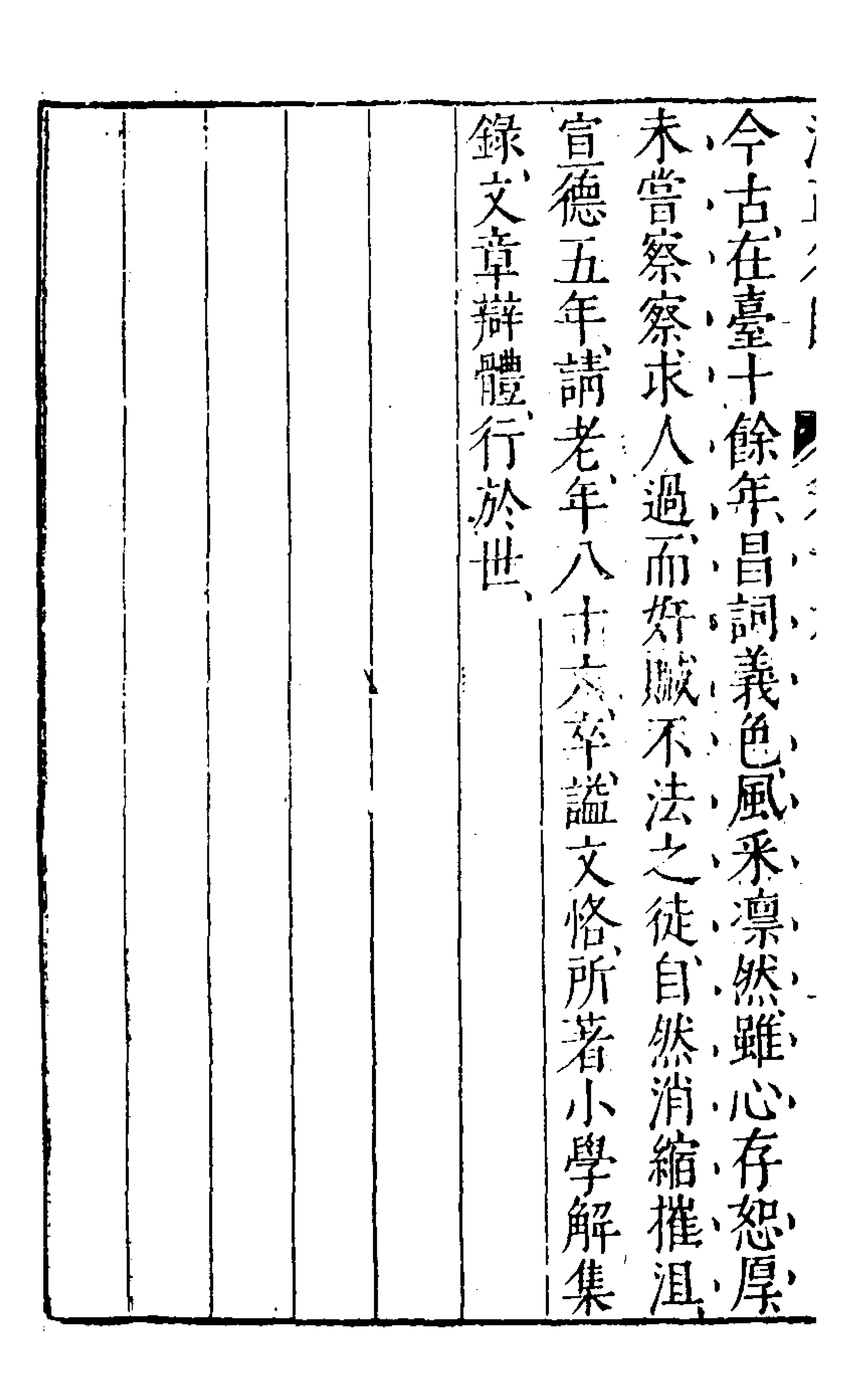
飲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頹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

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

作配、古廉、即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謫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　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恥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



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
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
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謚文恪所著小學解集
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事　醴陵　景帝

御史孫公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卑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二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

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頼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　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褫文之秋老夫不敢留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請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淸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勑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　恩命至擁騎郊迎公

得體

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遷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鈌、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為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為文章淵閎典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即散成化二十三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

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　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畿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宽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爲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為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即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

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況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六疏乞歸 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

使爲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奮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　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　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

明年召入為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泰陵即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勑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勑公理鹽法公繪竈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為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即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

位旣復遂可營求征鎭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直諒寡慾清心儀狀歘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續藏書卷十九終

續藏書卷二十

淸正名臣

尚書楊文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守陳字維新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成化三年累官司經局洗馬充講官經筵公進講武成曰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顧後世人主深拱禁中委政內侍反召閹樂之禍高居無爲唯對嬖艷反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相除凶惇信明義後世人主直安危利灾耳八年遷

侍講學士內艱去公守官五品一十六年、泰陵出
閣簡公日講時文華大訓成篇目倣大學衍義事涉
中官令不得刪去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公譽望
日起薦國子祭酒薦吏部侍郎又薦入內閣皆不果
用、泰陵即位進宮寮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疏曰守陳宜留此即塗去南京字未幾詔議祧。
禮禮官請祧 懿祖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
可謂篤論
公疏言禮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
祖必以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

宋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
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
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
也時不能從弘治元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
曰陛下御極以來屛棄珍翫放遠奇袤聽納忠諫躬
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循易保
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溥銳志少懈慾心漸滋
有初鮮終古今大戒　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
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

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大臣顧畏 上英明一見即頓首伏地請退 上留再三又詔容臣等出議上 上每退歎息公在吏部侃侃持正論會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又辭且請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免人言況臣迂疎宜亟退 上不許公請老益力乃以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公云公嘗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諸臣皆湮落無傳及今

光祿卿陳恭愍公　　事　林陵　戊陵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端毅寡言潛修獨請唯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丘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諸鄉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會修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起復謫官公抗疏直之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公曰此非憲綱（綱中不載臨郡縣亦然）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皆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念學者不修實

行而競爲浮詞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視周旋磬折絃歌籩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論者謂自廬陵孫公以來一人而已成化初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設教亦如南畿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

即提學寧大於都御史邪公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
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
相關自後不必來公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釋繫囚
除苛細凡諸宿弊一切罷去獨於贓吏不貸自是官
屬斂戢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士民泣送者數千人
立一祠祀之服除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苦中人椎
剝公嚴條約罷和買獄徭役爲惠養計會肇慶大水
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太監韋眷專

恣勒富民供辦公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猊入貢公上言此西域賈胡借以牟利耳使墮其術必爲安南諸夷笑不報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其獄復賂

先周族、名思逵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云、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時年三十八、公為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徐武功嘗稱吳生館閣器、歲貢入太學、張汝弼尤奇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　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傅、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

内終不若就傅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尤反復朗誦弘治十七年 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化四年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 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適至謚稱睿皇后與孝莊同輔臣覺其誤又未敢顯言 詔禮官議議未能決頼 上仁聖張主綱常再三召輔臣密議便殿悲愴感悟必欲如禮又下議廷臣公以掌詹事與議衆促公言公出揖衆議臣曰魯頌美嫄閟宫春秋考仲子之宫皆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　事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珪、字邦瑞、淸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翰林不附己、矯旨、大明會典文訛舛、奪預修者官、公降修撰、瑾敗、復中允、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等、公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
賢請改牙牌公曰僾敢亂　祖宗法邪臧又欲改教
坊司印公曰僾敢亂　祖宗法邪皆格不行時流賊
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征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
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公奮
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僨事者漏罸失將
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　宗社
旦夕吾輩死不贖責諸公尚首鼠耶疏上竟遣監鎗
諸內臣俄有旨令公致仕杜門謝客及卒遺命無請

葬祭、嘉靖元年、理守正文臣贈太子少保、諡文毅公

朴端簡諒、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於鄉曲、

尚書陳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壽，字本仁，新淦人，戊籍遼東，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京科道劾逆瑾被逮，公抗疏救諸言官，瑾怒，奪職，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京兵部侍郎，九上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劾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

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繫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一等既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斂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恤下知兵能遏虜請䘏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襃

名言居言秩者當佩爲韋弦

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尚書謝文肅公　　　　　　　　　　茂陵　泰陵　康

公名鐸，字鳴治，浙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錄，三年，陞南國子祭酒，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二年，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先後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美，金公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搆書樓東西庋諸經史刻，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

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賙給死者賻禭皆出美金不妥費一錢請從祀楊時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賜告正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不避忌諱收綴遺文行于世所著有桃溪集續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公嘗曰我　太祖有虞越歷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

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

都御史熊莊簡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僚廪有羨不入私室套虜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部侍郎歴兩廣右都御史逾年召入府臺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旨熊繡致仕公屏居山中斷絶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長子巳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爲請于朝賜䘏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繡行事并具載于孟春疏詳之此史家體也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

貴能貧居常能儉敭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狃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澤繡才節操彼無讓珊等賜謚卹孤惟　宸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米月一石謚莊簡時有工部侍郎淋禮歸德人淸廉恬退未老乞休弘治間年八十一巡撫韓邦問疏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疏食不求安飽　詔給米

月三石南工部尚書胡拱辰淳安人著勞績晚益清謹弘治閒御史上其貧薄特給輿廩正德初遣行人存問年九十三贈太子少傅謚莊懿邦問亦仕至尚書致仕年九十三卒仁和有王琦字文進舉人乙榜授汝州學正陞御史山西僉事提學改四川乞致仕歸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偃臥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於心耳雖饑寒無不樂也天順閒竟以饑寒卒臨潼李崙字世瞻篤實莊重雖祁寒暑雨手不釋卷成化六年進士歷知廬州府陞河南參

政清慎絶俗吏事克修卒之日貧不能葬妻孥不免饑寒守臣爲奏　上得給米終其身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歷浙江副使福建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乞歸再起治河卒清堅自信士類其廉民懷其惠饒州孫需字孚吉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皭然不

深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閒大臣多掊克回遹需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諡清簡絳人陶琰字廷信成化十七年進士歷仕至都御史三理漕事嘉靖初爲工部尚書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乞致仕加太子太保歸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卹國勤民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慍不形自奉儉節每飯一蔬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爲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祭酒魯文恪公　　　事　　參　康陵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爲編修，益沉潜學問，不專爲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己，清慎不渝，屢請告，屢起屢歸，羣情鄉慕，益兢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謚文恪。

總濟不與其名

副使邵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甫三歲母疾革置公別室哭不已謂家人曰死者吾母也曷俾我一視聞者哀之爲弟子員即以文行爲當路所推許屬頒　御諸孫京兆黄公綺欲以此贈公擢維揚運司委之公辭不往弘治壬子領鄉薦明年授江西德化學諭正己率人流俗問遺無敢及門者乙卯秋主山東試去取咸自主事竣就道有謁贄者拒不受滿九載留於家督學邵公寶巡撫林公俊累疏薦公吏部移文趣行十月

請部試第一、太宰馬公文升、都御史戴公珊、廉公賢、
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委督瀟橋抽分、公痛革宿弊、奸
無所容、近侍蕭敬陳寬託院堂相囑、不少貸、正德改
元、以公督皂禁諸役、原額百名外、院長及年深御史
用之、公悉罷以應役、戚畹張延齡奏人負券若干緡、
得　旨追給、公曰、御史執法之官、豈為人索私負者
邪、駙馬崔公、都御史張公、咸以為囑、公不從、陞進二
疏、一崇大信以全國體、一停織造以清鹽法、所論劾
皆中貴人、下戶部議行、七月、按鹽長蘆、兼理河道、公

授御史今亦無之矣

得體

學職輯

販餘鹽革買補恤竈丁禁應捕勢豪鹽商廪廪重足立貪吏多棄印綬去自天津抵濟寧一路夫力公壹意節縮約省千餘金逮諸姦豪倚戚宦為窟者論如律權倖及中人多不利于是馬永成家僮及諸賈人合謀妄奏逆瑾因遣官校逮公枷於午門下家人泣公慰之曰我非自敗名節以辱先人至此況得失在我何哭為抵家杜門屏居灌蔬課子而已瑾怒未釋摭公所陳停布疋疏罰米一百石及保舉都御史雍泰罰米二百石瑾伏誅都御史李公充嗣巡按王公

定交薦嘉靖癸未有雲南僉憲之命公至任適巡撫王啟惡臨安推官江魚族千戶龔勝怨魚欲坐以貪淫黜之公知其誣擬以公罪還職王大不悅後巡歷新建諸寨繕兵旅修城垣來商賈疏溝洫爲久遠計滇南多珍奇所入廩祿柴薪而已比齎賀詔京行李圖書之外無一長物事竣匠濮分巡洱海會參議趙淵往勘武定土官約敕甚嚴下至胥史輿臺一無所染夷人悅服後以覲察當謝歸報即有家居逾時見

方伯諸公尚留意人才如此

山桂公重其名檄取赴京公以疾辭已丑冢宰西樵

方公檄如限赴選補廣西分巡桂林後改左江兵備忠州龍州土官罪惡日甚公不動一兵而坐擒之邊圉晏然撫巡以公清苦之節明敏之才方倚重之而公業倦游矣上書兩乞休乃得請歸無室廬依外氏以居日中或未舉火意豁如也督學御史林有孚往訪之笑語移時貧無茗具可設林歎息而去宗伯霍公韜以没官田餽公力却之丙午秋年八十而歿陳公鳳賛曰嗟嗟介士邪之司直可賤可貴簠簋必飾萬里來歸蓧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中允景公　事　康陵　永陵

景公暘字伯時少產揚之眞州郭徙居金陵爲人器量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爲阿者暘及何瑭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裨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寐終日業業以從事也

尚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勵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啓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也巳夫語弗慎爲誇爲毀譽爲誕爲凡近爲諂爲易爲佻爲譃行巳弗慎爲矜爲貪褻爲放縱爲邪淫爲率易爲苟且爲

側媚爲薄居家弗愼爲兄弟妻媵女凌童僕輿皁姐閉昏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硏義理以博所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怍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況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巳乎百司執事皆有警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于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

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得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眞州病卒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

毋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毋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之。居官清約，過甚不與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率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之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鉤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枝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

識者韙其言所著有前谿集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死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翫愒自放而賜爲詞以自尅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膴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众矣

清忠

尚書嚴恭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嚴恭肅公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父鋏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

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胥手、所省費以巨萬巳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坐忤、出知保定府、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

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痡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咸誹常忿半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詿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闕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撓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文公之至精不能絕也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

病歸矣歸之日　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卒於家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趣舍辭受尤廪廪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敢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可謂消得門如水矣微餉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珷玞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為上耳公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

咋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

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侍郎程公　事永陵

程公文德字舜敷嘉靖己丑進士方　上臨軒策士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　詔獄謫信宜典史前後翰林三年餘所獻　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鵲詩各一　親蚕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　上嘗開無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縣丙申　召爲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郎中

屢上禦虜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艱奉
旨提調監督宣武門幷相陸妃墳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 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 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罷歸公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於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

舊所爲如兩人、嘗祭　長陵中道偶談　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賓卿封事、調停附名甚衆、批拷掠、無一語、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諭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擢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體諸身者爲言、用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嘗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嘿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而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逮下、爲計要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

入以期有濟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顧以得罪旣歸囊無餘金

續藏書卷二十終